



甲亢与风消

对甲状腺机能亢进症，余在长期临证中，反复研索，深感本病虚实兼夹，证情复杂，且以津血枯涸，肌肉消烁为其主症，故从风消论治似更贴切。

风消之名原出《素问·阴阳别论》“二阳之病发心脾，有不得隐曲……其传为风消”，说明情志不遂，思虑过度，心脾受损是发病之源。《张氏医通》曰：“风消，肝木病也”，可见本病的发生，是脾胃受损，致生化乏源，气血无以上奉，加之思虑过度心阴暗耗，心火内炽，致心神被扰，故见心悸、心烦、失眠多梦、兴奋多语，甚则妄想、呓语，脉数疾。肝为藏血之脏，体阴而用阳，主疏泄，养宗筋，气血亏虚，肝失血养则疏泄不利，气机郁滞，故有些患者，精神抑郁，常欲太息。肝气郁久化火，火炽动风，则见急躁易怒，站立不稳，双手发颤。肝开窍于目，目失血濡，又遭火灼，故有眼痛、畏光、流泪、视物模糊等症。脾主肌肉四肢，生化乏源则四肢肌肉失养，再加心、肝之火之燔灼，虽见每餐多食多饮，而肌肉日渐消烁，正如马蒔所说，“血枯气郁而热生，热极则风生，而肌肉自尔消烁也。”纵观本病，乃始发于心脾，使津血亏虚，又波及于肝脏，致虚火内炽，热极生风，风热消削，使病情加重。总之，心脾虚损为其本，肝火内炽为其标。所以，治此应标本兼顾，而侧重于治本，或“急则治其标”，候标症稍缓，迅即转入扶正达邪之途，疗效似较迅速而巩固，化验指标转为正常亦较快。不独以苦寒泄热，滋阴降火为务也。现举治验一例，以见一斑。

孙×，男，35岁，干部，1984年9月5日初诊。因明显消瘦、衰弱10个月，加重半年而来京诊治。缘于1983年7月，经常感觉身困乏力，心慌手颤，容易激动，日渐消瘦。至同年11月，出现明显的心慌手颤，急躁多汗，手足心热，眠差梦多，纳旺易饥，口干喜饮，大便溏泻，日4~5行，两眼外突，体重锐减，明显消瘦，由72.5公斤下降为66.5公斤。

来京前在某医大附院两次住院，诊为：甲亢，慢性浅表性胃炎，继发性贫血。化验T₃ 800 μg，T₄ 18 μg，虽经多方治疗，诸证未见好转。脉沉弦小数（100

次/分），舌胖大、质暗红、有瘀斑、苔薄稍滑。诊断：风消。证属：心脾两虚，肝郁气滞，化火伤阴。治宜：益气阴，调肝脾，养心神。

处方：太子参15克，麦冬10克，黄精12克，柏子仁12克（炒），白芍15克，莲子肉12克，山药15克，生牡蛎30克（先煎），云苓12克，车前草12克，炙甘草6克。

上方增减于玄参、夏枯草、炒白术、车前草等药之间，调治一个月后，诸证大减，神充体健，仅偶感心悸，心烦，手颤已不明显，夜寐得安，大便基本成形，日2~3次。治宗前法，佐入滋水潜阳之品，另以活血安神、化痰散结药粉装胶囊同服。

方药：太子参15克，黄精10克，麦冬10克，炒柏子仁12克，山药15克，莲子肉12克，玄参12克，夏枯草15克，白芍10克，制首乌10克，佛手9克，生牡蛎30克（先煎），水煎服。另用琥珀10克，胆星6克，云苓20克，三七12克，天竺黄9克，川贝10克，海蛤粉15克，共为细末入胶囊，每服1.5克，日二次。

一个月后，诸证消失，面润体丰，纳食、二便正常，精神怡然，体重增加7公斤。为巩固疗效，嘱其带上方回原籍继服。半年后患者来京复诊，T₃、T₄均在正常范围，体重增至73公斤。

通过本病例，可以充分说明：“治病求本”，能事半功倍，若以攻标为快，虽取效于一时，而实非长久之计，往往是欲速而不达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路志正

用补剂治愈肾结石的启示

患者黎××，男，52岁。1985年初夏始觉腰痠，溺频短涩，色黄，医以为湿热，进清热渗湿之药，逾半月，无显效。乃自用玉米须、枣红糯谷煎水代茶，初颇适，久亦不效。六月中旬突发肾绞痛，经西医处理后暂止，X线照片显示左肾及输尿管上段各有黄豆大小结石一枚。此后中西排石之药并进，治疗三月，服寒凉渗利中药80余剂（西药不详），以致形神俱惫，而腰痠疼，溺黄短如故也。9日20日来院门诊。尿检：蛋白（±），红细胞（+++），白细胞（++），上皮细胞（++）。